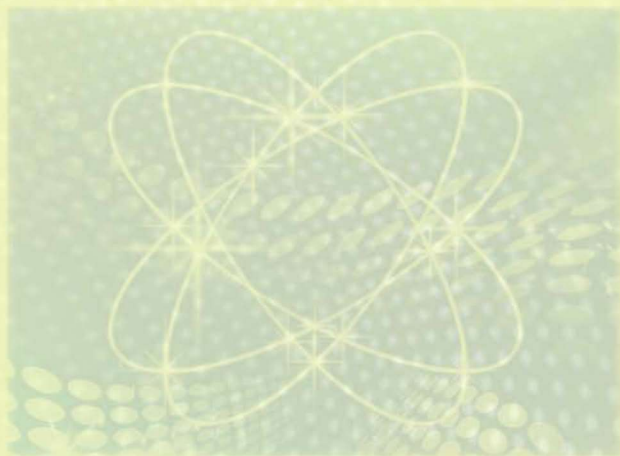


和氏璧峥嵘

肖庭钧 著



同心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一章 争市利，吕陶访缪贤 逃赌债，黄垠沽家宝/1
- 第二章 公孙访玉，吕陶公卖乖 移花接木，缪贤邀君宠/16
- 第三章 离乡背井，黄垠投燕国 为子求官，吕陶蒙羞辱/29
- 第四章 赵王廷责缪贤 打猎搜府得玉/41
- 第五章 相如智言救贫主 缪贤夜访平原君/52
- 第六章 赵奢怒杀恶家奴 平原君义释田部吏/63
- 第七章 吕不韦误入侯门 赵如意红颜薄命/75
- 第八章 吕不韦行商嫉世俗 入秦国智闯函谷关/88
- 第九章 忠臣操琴拒制诏 权相阴谋索玉璧/99
- 第十章 求还玉，黄歇遭贬斥 慑秦威，君臣无计施/116
- 第十一章 缪贤赎罪荐英才 相如临危受君命/127
- 第十二章 智相如当庭斥秦王 憨张佐忠勇捐微躯/141
- 第十三章 惜英才，秦王释相如 探虚实，相约会渑池/154
- 第十四章 刀光剑影会渑池 斗智斗勇尊上卿/167
- 第十五章 赵惠王行赏散千 吕不韦得金不得志/180
- 第十六章 耿直将军遭贬斥，文武相彰将相和/190
- 第十七章 流言四起争相位 求贤若渴挽相如/201
- 第十八章 秦赵烽火起阙与 赵奢治赋备征战/216
- 第十九章 赵奢斥子施巧计 狭路相逢勇者胜/227
- 第二十章 访齐赵，须贾妒贤才 购礼玉，范雎识不韦/238
- 第二十一章 遭猜忌，范雎九死一生 忧朝政，秦王求贤若渴/250
- 第二十二章 异人入赵为人质 王籍厉词斥赵王/263
- 第二十三章 王籍祭墓访高士 张禄入秦避穰侯/276
- 第二十四章 贬政弊张禄邀君宠 有灵犀秦王纳忠言/289
- 第二十五章 除张禄宣太后动杀机 黜宗亲秦昭王抖雄风/301
- 第二十六章 真豪杰寂寞终难耐 失意人何愁无知音/310
- 第二十七章 争如姬，赵括逞强 忧幼子！赵王归天/321
- 第二十八章 赵括恃宠戏异人 不韦慧眼识奇士/332
- 第二十九章 吕不韦界山遇高人 假张禄乔装诬须贾/343
- 第三十章 秦王决意索魏齐 吕不韦巧言谋大业/357
- 第三十一章 居安思危范雎道隐情 路遇奇闻李斯开眼界/370
- 第三十二章 荀况巧言救黄歇 秦王大义释唐雎/385
- 第三十三章 入虎口平原君陷图圈 得恶报魏齐命归阴/400
- 第三十四章 纸上谈兵赵括逞能 谦谦君子缘木求鱼/413
- 第三十五章 有情人投怀送抱 有志者沙场点兵/425
- 第三十六章 惊骨肉，吕不韦图大位 行婚宴，唐雎散千金/437
- 第三十七章 赵王白日梦飞天 冯亭请求入赵国/448
- 第三十八章 廉颇拒敌催军粮 范雎再施反间计/458
- 第三十九章 平原君顾此失彼走蔡泽 甘莛垦荒焚草殒性命/469
- 第四十章 赵王换帅中奸计 廉颇夜归惊噩耗/480
- 第四十一章 白起挂帅困赵括 吕不韦茫然忧异人/491
- 第四十二章 重振家业吕不韦得珍宝 生逢乱世异人愁断肠/503

第四十三章	白起杀俘遭天谴 苏代使秦说范雎/514
第四十四章	秦王再索和氏璧 异人盼归心如焚/526
第四十五章	秦王一意孤行围邯郸 廉颇临危受命拒王/538
第四十六章	平原君求贤访楚国 异人决计逃出生天/549
第四十七章	吕不韦咸阳献玉 平原君楚国求援/560
第四十八章	信陵君窃符救赵成绝唱 秦昭王四世同堂传伟业/573

第一章 争市利，吕陶访缪贤 逃赌债，黄垠沽家宝

两千三百多年前，大约在公元前 278 年后，赵国都城邯郸。

这邯郸城分作三大块：南城、西城、大北城。南城、西城是赵王宫城和官府衙门集聚之地。宫殿、楼台勾栏相望，各式御林花园妙境不胜一一列举。而大北城就是平民百姓、商贾市贩云集之地。各行各业的店铺比邻相连，楼堂瓦肆林立。尤其是纵贯全城的北大街，宽阔的通衢大道，能容纳四驾马车并行。临街都是富商巨贾、达官显贵们修建起来的楼面，阔达丈余，高者达五层，最低的也有两层。一家家雕梁画栋或涂红描金，显示主人公侯贵族的身份，富贵逼人；或森黑锃亮，旗幡招摇，告诉你这家店铺是何营生，主人为何姓。只见这北大街中间，一座二层楼面接连三扇阔门的铺面，门外南端挑挂着一块巨大“玉”字招幡，北端挑挂着一块巨大的“吕”字招幡。这两块招幡均足有丈长，宽也有六尺，厚厚的麻料底，下端还飘着流苏。一看便知是一家富比公侯的巨贾商号，这一家正是经营玉器珍玩的吕陶公商铺。吕陶公祖籍韩国阳翟，秦武王派甘茂攻占宜阳时，连着阳翟一起并入了秦国。吕陶公家虽不是王亲国戚受到什么直接的打击，可他家三代经商。韩国疆域狭小，靠的就是七国的中心位置，以商贸立国，可一并入秦国，就大大的不同了。为啥？因为此时秦国已是商鞅变法后 50 年了，采取的是重农抑商的国策，对商人征以重税，实行种种限制政策。如此一来吕陶公家同一般商人一样，在家乡继续经商已是难以为继。好在吕陶公走南闯北，经历过各种磨难。他似头雁一般，带一家人如迁徙的候鸟，总是朝着最富有生机的居所迁移。这不，现今的赵国成了商人们聚齐的理想王国。凭着商人的敏锐，便带着一家老少来到赵国邯郸，继续着这份祖传家业。俗话说“荒年谷，丰年玉”，此时正值赵国邯郸取代齐国临淄、楚国郢都成为天下第一富饶都邑之时，那些齐国楚国王宫、宗室、公侯贵族家几代人收藏的珍玩玉器突然间纷纷流落到民间。像吕陶公这样能看准时机，善于经营的玉商，大量廉价地收购上来，然后又转卖给赵国王室、公侯。转手之间，常常能赚上十倍的差价。吕家的这份玉器生意，可谓适逢其时其地，不出

数年，累积起来的家产，一般的公侯也难与他家相比。除了邯郸城里这座大商铺，他家还在常山等处购置了大量田产。

每天旭日东升，吕陶公这座玉铺的三扇大门齐齐打开，同邯郸城里的千门万户、往来的车水马龙，一道构成一幅流金淌银、生机蓬勃的画卷。

吕陶公每日早晨都一定亲自起来，指挥仆人们洒扫除尘，开门迎客。只见他已是五十开外的年纪，一身绫罗锦缎，腰间常佩戴着一串玉饰，这串玉饰的顶部是一尾鱼形鹅黄玉雕，两指来宽，二寸约长，头、尾各钻一孔，孔上用红丝线系着两块玉璧，玉璧下又系着两块玉瑗，都是鹅黄温玉，浑然一体，可别小看这一串玉佩，价值不下百金呢。几十年的商海生涯，常年的品金断玉，将吕陶公磨炼得目光凌厉，他个子虽不高，身体也较瘦，但走路步幅沉稳有力，凸显出他一副精明巨贾的气派，再加上那串佩玉的映衬，真个是“颀颀昂昂，如圭如璋，令闻令望”。

看着四个仆人已将厅堂洒扫得干干净净，收拾停当，吕陶公坐在店柜后面，吩咐道：“季朴，去后院将马车赶过来，等下出去。”

“好呢。”一个四十岁的汉子答应道。他穿一身干净的灰布衣，腰里系着五块小小的白玉璧，显示着他跟吕陶公二十五年有余。吕陶公给自己定了个规矩，仆人们每满五年，便赠一块玉璧，其他三位，腰间的玉璧都没有他这么多，有三个或四个的。

三连大门一字敞开，房子很是宽敞，前面摆放着四张长条桌，则是招待买主之用，来买玉的大凡是非富即贵人家，平时被人伺候惯了，到这里来，也得一样，伺候得舒服，价钱上也就无所谓贵上几分；即便是小百姓们为祝寿祈福，来买上一块玉佩玉饰，也是要看了又看，挑了又挑，价钱上磨了又磨，才能成交，这就得坐下来慢慢儿侃吧。最里面还摆着一张宽长桌，桌后面铺着一张三指厚的草垫，一看就知道是店主的专座，这地方除了店主专座之外，还另专用来收玉购进，那些来卖玉货的商客，一般来讲，不是拿了家里仅存的一点玉器来换钱使的破落人儿，便是来路不正的货物，或为偷盗，或为盗墓所得，才会拿来沽出，类似押当一般，所以得放在里面。现在日头刚及屋檐，还没有人进来，主仆们都饶有兴味地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、车马。

吕陶公见季朴将马车赶到了门口，便起身正了正衣服，走出来，一脚刚跨出门槛，忽地停住，朝几个伙计一瞟，厉声责问道：“怎么？又没叫公子起来？”

公子就是他的小儿子吕不韦。吕陶公虽有万贯家财，原本兴旺的人丁却因为战乱而备受打击。大儿子十七岁那年楚国讨伐韩国，被征召入伍，战死了；二儿子六年前去齐国临淄贩玉，恰逢燕国发动的五国破齐，一场五年的混战，

儿子再无消息；现在就剩下吕不韦这个小儿子，生在这大富之家，又刚二十出头，正值青春年少，除了跟着父亲学着这些买卖活儿，还喜欢在外交朋结友，同着邯郸城里一帮富商子弟，今儿你家、明日我家地串门喝酒闲闹。眼见儿子已经过了弱冠之年，自己也是五十出头的人了，吕陶公心里不免有些暗急，隔三差五地将吕不韦叫来教训一顿，但一说起事情来，这个宝贝儿子的一张伶牙俐嘴，反倒将人见人敬的吕陶公不是驳得无话可说，就是调侃得忍俊不已。吕陶公想，儿子既是个聪明伶俐的坏子，再怎么样翘蹶子的马驹，只要套上了轡、上了道儿，不愁他不拉车，便每日里要伙计们一早也将吕不韦叫起，一同到店里来坐坐，想借着潜移默化的工夫，将吕不韦的心拢在这份产业上。可吕不韦昨日刚刚从齐国贩玉回来。不及休息，当夜就同着一帮朋友闹腾到很晚才回来，如今日上三竿，还不见到前堂来。

“起来啦。”不待伙计们回话，里屋里走出一个年轻后生，一袭雪白的绸袍，胸襟、下摆、袖口都滚了花边，修长身材，腰间一块通体墨黑青玉犀牛佩，长约一掌，宽四指，雕饰着涡卷花瓣纹饰，短而粗的三足，足趾爪尖尖的，形体粗犷中透出精细，动感十足；头发用白色缎带扎成了一个结，插着一根手指粗的白玉簪，卧蚕眉下一双黑亮的眼睛熠熠生辉，方方正正的脸庞，鼻如悬胆，两片薄薄的嘴唇轮廓分明，皓齿红唇。看着儿子这生气勃发的样子，吕陶公顿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宽慰。

“昨日刚刚回来，连夜又在谁家闲闹？半夜三更也不见人回来，也不怕叫巡夜官给抓了去！”见了儿子这幅身材飞扬的神气，吕陶公换了关切的口气责怪道。

“你说那尚乾，夜里回来一路上黑灯瞎火的，还真望着能碰上他呢。”吕不韦笑呵呵地说道：“爹昨日才送他两个玉扣，总不至于这么不讲交情吧。”

看见门口停着的马车，吕不韦猜想着父亲又要出去：“爹，你要去哪儿？孩儿这次去齐国看到如今那里经此一场战乱，百废待兴，民不聊生，可乱着呢。其他几国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如今东南西北都不吉利啊。”吕不韦故弄玄虚地说道。

“你乱讲什么？这大清早的。”吕陶公正要去办一桩大买卖，自己这个儿子常常这样没正经地说些大话，虽并不往心里去，面上还是有些不满。

吕不韦却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昨日恰逢夏公子从楚国回来，段公子从魏国回来，田公子这几天也刚从燕国回来。如今呀，北面燕国昭王一死，撤了乐毅的职，用个骑劫，被齐国田单打死，燕国功败垂成，这国内又为乐毅鸣不平，弄得燕国上下相怨，不得安宁；齐国更不用说了，只怕二三十年也恢复不了，想当年齐湣王还想称帝，真是贻笑大方；南面楚国，派淖齿去救齐国，不料这

淖齿将齐湣王抽筋吊死，自己打起了称王的主意，弄得楚国只得又另委将派兵讨伐淖齿，冷不防西面秦国借口做人质的楚太子在咸阳杀死人，二十万大军杀向楚国，不但占了鄢、西陵、黔中等郡，就连楚国的都城郢郡也占了，楚王如今东迁都城，偏安东南，偏安偏安，偏不安啊；西边秦国更是人人谈之色变，韩、魏、楚、齐等国，上至君臣，下至百姓，都被这虎狼秦国吓得昼夜不宁，连赵国也被占了三城。你看看，这东南西北是不是都不安宁、太平。”

吕陶公见他讲的尽是一些犯不着边的事情，好气又好笑，想着吕不韦整天东游西荡的，免不了又教训道：“你们昨夜就谈论这些事？又没谁要封侯拜相，真是瞎操心！能探听到什么奇珍异宝来跟我讲那才是正事。你看看自己到齐国跑这么一趟，赚的钱还不够你们的车马费，花的比赚的多。我出去一会子，你老实待在这，学些正经本事吧。”

“唉，齐国人如今连温饱都尚不够，哪还有心思买这些佩玉、礼玉，不过这次到齐国花得多回赵国才会赚得多嘛。孩儿这次带回的那几样玉器珍玩一定能在邯郸卖个好价钱的。”吕不韦装委屈道。

看着儿子一脸委屈相，吕陶公又说道：“我是见你都二十好几的人了，也不好好学些生意本事，将来靠什么？整天替那些诸侯瞎操心，又没人请你去封侯拜相。守着这份家业，不愁吃、不愁穿，并不比公侯差，哪就委屈你了？”

“爹说的没错，可是如今天下乱作一团糟，这些诸侯缺的就是管仲、张仪啊。”吕不韦颇有感慨道。

吕陶公赌气道：“那倒是，要是你能像管仲、张仪帮人家立君王、夺诸侯之位，也倒是一本万利的生意。可惜啊，看你成天泡在的人堆里，你们这些人只怕没一个有那个命。”

吕不韦听了，仍不服气地嘟哝道：“那也难说，管仲、张仪不也是平民布衣出身？”

仆人们见他父子两人又为这老话题顶上了，一个个默默含笑瞧着。

“好了，今日好好在家看着。”吕陶公说完出门抬腿爬上马车，腰间那些玉佩发出一连串的叮当声，清脆悦耳。那拉车的马儿听见了，眨了眨大眼睛，又掀动了一下耳朵，好似听了非常满意。这马养得膘肥体壮，脖子下也系着一连串铜铃和玉佩呢。马车的栏杆都用青铜包了角边，非常结实，但却没有华盖。华盖是只有王亲贵戚、官员显贵们才能拥有的特权。季朴待吕陶公坐好了，这才轻声策动马车。吊在马脖子下的铜铃和佩玉立即发出悦耳的铃声，伴着马蹄踏地的吧嗒声，融入这北大街的车水马龙中了。

吕不韦见父亲已走，忽地想起昨夜与夏公子等约好今日到田公子家玩耍，便同伙计齐琳招呼一声，快活地跳过门槛去寻夏公子不提。

此时，北大街上已是人车往来如织，摩肩接踵。吕陶公坐在马车上，心里思量着待会儿见到缪贤如何能巴结好这个赵王宫的总管。这些年来，赵王宫采买的玉器已经十有六七成是从自己这里购去的眼下，不但赵王的新宫殿已经落成了，自然需要采买些好玉器来装饰点缀，更听说赵王的太子要与秦昭襄王的九公主成亲，今秋就要完婚，不消说赵王又得为此准备下一大堆玉器、玉佩等。虽说去年为几件次等玉器惹得他对自己好一通埋怨，可如今邯郸城里，在经营玉器这一行中，已没有谁能同自己相比了。自己这次又收购到了一大批从楚国、齐国王宫里流落出来的上好玉器、玉佩，缪大人眼光再挑剔，也不愁他不点头吧。马车轻轻地摇晃了一下，吕陶公的手臂无意识地触到怀中的那两个给缪贤准备的礼品，脸上滑过一丝难以觉察到的自信微笑。快到街转角处，马车停了下来。吕陶公在车上踮脚一瞧，只见一大群人正围着一间店铺大呼大叫的，引起了好些行人围在那里，将本已拥挤不堪的道儿全堵住了。这间店铺也挂着一块“玉”字招牌，无精打采地悬在屋檐下，陈旧不堪，流苏都快脱光了；相对应的一面“黄”字招幡，也被灰尘染得黑黑的，张挂的竹竿开着一道道长裂，显得不堪重负，随时要掉落下来的样子。这家铺子也是玉行。店主姓黄名垠，祖上也曾是邯郸城里有名的玉商巨贾，但如今黄垠，却是中道衰微。只见那吵闹的汉子中为首的一个一袭黑衣，长得五大三粗，短粗的浓眉，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。腰中挂着一块大玉璧，却是最次等的麻玉。料子很差，主人却还唯恐别人看不见似的，做得足有一只爵樽口大，十分抢眼。此人就是邯郸城里无人不知的地头蛇屠驹。吕陶公不禁皱眉，不知他与这黄垠家结下了什么瓜葛。远远听见那屠驹正恶狠狠地教训黄垠店里的仆人：“告诉你家主子，三日里不还我千金，我便收了他这屋。哼，躲得了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”

店里的仆人们没一个作声，漠然地看着。屠驹的一个同伙道：“小的守了三天三夜，明明见他回来的，怎么不在呢？许是从后门跑了。”又听得屠驹骂道：“知道他家有后门，为何不早说？”一伙人骂骂咧咧地去了。

自吕陶公来邯郸经营玉器，这黄垠家就开始没落了。先是两家还有点竞争，但到后来，整日里只知花天酒地、寻花问柳的黄垠如何能争得过吕陶公？到现在，不但黄垠家的玉生意已经名存实亡，而且还欠着屠驹的高利赌债。别说三天他还不上千金，就是三年恐怕也没指望。吕陶公心里免不了为黄垠叹息。马车转了几个弯，驶入了邯郸城的西南端。这些地方大多是些公侯贵戚、官宦人家。路上行人少了些，可来来往往的华盖马车，有些令人眼花缭乱。那些华盖有的如一把大凉伞，五彩斑斓的花纹如飘着的一朵浮云；有些又是四根柱子支撑起，华盖四边的流苏随风飘舞，四角上的风铃也撒下一路铃声，好不招摇。拉车的马有二匹、三匹的，若是四匹马拉的车，那就是君侯的座驾了。

坐在车里的人一个个也都是昂头挺胸的，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。到了这里，吕陶公心里就虚了三分：自家虽富，一般的大夫之家都难以相比，可却无贵无望。不但受着这些达官显贵们的白眼，就是那些市者税吏也可以在自己面前吆五喝六的，受那窝囊气。每每想到这些，吕陶公心里就不踏实。

马车在最西边的缪贤府第门前停了下来。缪贤是如今赵惠王跟前的大红人，王宫里的宦者令。虽身为宦官阉者，但蒙赵王所赐，竟在宫外开府建第。不过缪贤自己心里知趣，不愿将府第建在邯郸城中显眼处，而是选在城边，靠常山脚下的一片缓坡旁。他家的府第依地势而建，规模庞大，气势恢弘。门口的两个镇山石兽，龇牙咧嘴，狰狞可怖。吕陶公下车来，整了整衣冠，上前敲门。门虚掩着，一个单单瘦瘦的中年汉子平静地站在门口，笑道：“是吕陶公，来找我家人？”

吕陶公一愣，这人自己并不认识呀。禁不住打量那人，见他长得额阔目明，鼻直口方，身材修长，一副文静模样。腰间系着一粒白中透绿的玉瑗，质地虽好，但制作粗浅，似未完工之作。释然笑道：“你何人？我没见过你呀。”

那人仍然平静笑道：“在下蔺相如，刚来缪大人府上不久。吕公富甲一方，闻名遐迩，小人自然认得吕公。”

“蔺相如？”吕陶公搜肠挖肚，也想不起这个名字在哪听说过。吕陶公对自己的记忆力非常自信，大凡见过一面，他都能记住。相如见吕陶公一脸茫然，笑道：“小的年前从吕公门前经过，经友人指点见过吕公，故认得吕公。在下不过是一个粗鄙之人，吕公如何能认得在下。”

吕陶公回过神来，从袖腰袋里摸出五枚方足布币，递给相如，“缪大人在家吗？烦你通报一下。”

相如没有接，笑道：“吕公是个故人，不必这样。缪大人才从宫里回来，我这就去通报，吕公稍候。”说完转身进去了。不一会儿，相如便回来了，“大人有请。”

缪贤的这个府第，前院深阔，几棵大樟树占了左边的一大半。每棵树都得两三人才能合抱，树阴将整个院子都能遮住。当初缪贤选中这里，就是看中这几棵大樟树。这个院子有了这几棵古树，显得像一个上百年的名门望族了。自打缪贤的先祖缪郗为赵简子驱马以来，到缪贤已是四代人为赵王族净身入宫为仆，可算是世代忠良。尤其是缪贤的族叔缪躄为赵武灵王身边的贴身侍卫，跟随武灵王二十八年。武灵王被困沙丘宫时，其他的人都先后逃了出来，唯独缪躄仍不愿离开，同武灵王一道捕鸟雀，逮地鼠，掘地坑积水。眼见可吃的东西越来越少，缪躄为了能让武灵王多坚持几天，自己竟触墙自尽！缪贤就是受这

位族叔的安排，净身进宫来伺候赵王宗室。因他年轻，便被派在太子身边。太子登位，就是当今的赵惠文王。

“相如是何处人氏？”吕陶公边走边问道。

“在下祖籍中牟，后避战乱又迁至藺城。前些年秦兵攻占藺城，父兄皆牺牲了，家也没了，我只得外出谋生。因娘家有一位远亲在缪大人府上，便来投靠，进府还不到一年呢。”

吕陶公听他说是中牟的，不禁想起世人传言：赵襄子联合韩康子、魏怀子打败智伯到三家分晋后，巡视到中牟，中牟令王登举荐贤士中章、胥己两人——“其身甚修，其学甚博”。赵襄子便立即对两人委以重任，赏以田宅，在中牟引起轰动，乡民皆羡慕不已，纷纷仿效求学。自那后，中牟县智士辩者等人才辈出。吕陶公对相如又不禁多看几眼，蓝田生玉，隐约觉得这位身材修长的舍人，浑身散发出一股子不俗的气度。

二人正说话间，已经到了厅堂，吕陶公见缪贤正一脸肃容坐在案桌旁，便低头进去，伏身叩头施礼：“草民拜见大人。”

缪贤生得五短身材，肌肉结实。小圆脑袋上一双小圆眼睛，笑时眯成缝，憨态可掬；怒时圆睁，凶相毕露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因他净身时已年近二十，正值青春年华，却被族叔严令净身进宫，置身宦者之列，其心灵的创伤和扭曲到了极致。缪贤在赵王面前恭顺得如一只摇尾哈巴狗，但在下属面前，便是凶残如恶狼，近乎变态。尤其是惩罚起那些不小心犯错的宫女、宦者来，手段残忍，令人发指，仿佛要把自己所受的痛苦加倍地转嫁到他们身上，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。身为赵王宫的大内总管，掌握着赵王宫的采买大权，自然是邯郸城里各方商人们无不渴求巴结的红人。

缪贤神情漠然，打了个呵欠，似乎困意未消。他才从宫里回来，原本不想见客，见是邯郸城里经营珠玉的大商号吕陶公，心下已猜着他的来意，既有重礼送来，何不乐得消受。只是他也暗想这个吕陶公消息这么灵。前二日，赵王见新建的悦台宫快要完工了，太子又要与秦王的女儿成亲，心里欢喜，发下话来命缪贤置办些珍玉珠宝。这么快，吕陶公就送货上门了。缪贤不经意地看了一眼吕陶公，口齿含糊地问道：“有何事呀？”

与缪贤打了这几年的交道，彼此相知，吕陶公也不转弯抹角，直奔主题：“这几个月，齐国、楚国的一些同行朋友们来访，带了些玉器珍玩。在下见都是些齐国、楚国宫室所用之物，精美异常，想着大人嘱咐在下多为赵王留意这些，也就不惜重金，收下了不少。在下客居邯郸，多蒙大人关怀，特地选了两件稀奇之物来敬献给大人，还望大人笑纳。”说罢，从袖口里掏出一个黄布包，打开递给缪贤。

缪贤小眼珠一瞥，顿时就直了，只见两颗寸径般大的玉珠，一白一黑，脸上的倦容顿时一扫而光，将两颗玉珠托在手里掂量着细看。那黑的锃亮发光，能照出人手指来，白的晶莹柔媚，令人爱不释手。“嗯，”缪贤心里满意，嘴上仍冷冷淡淡地说道，“前次从你那采买的，有好几样都是残破之物。那日赵王在御花园里设春酒与后妃们取乐，拿了你那些楚国的漆卮来盛酒，竟有两只漏的。换了玉杯，也有裂缝。亏得下人们机灵，才没让赵王发觉。哼，若是赵王怪罪下来，你可脱不了干系。”

这些事吕陶公心里都有数，心想：每次都要拿些上好的东西孝敬了你缪大总管，赵王那里不掺杂使假，夹带些破烂玩意，我岂不要做赔本买卖，但面上这些又怎能说？吕陶公故作惊讶道：“哦？小的买来时，可是都精挑细选、仔细看过。那漆卮、玉杯都试过水的，断不会有问题，或许是库吏们保管不善吧。玉杯这次又有十六只，八大八小，是齐王宫之物，比楚国的更薄、更轻，色泽光润得透明。”

“哼，”缪贤还是不信，轻蔑地说道，“什么齐王的、楚王的，都是你们这些行商坐贾们胡编乱造之词。”

“哎，大人怎如此不相信小的们呢？”吕陶公有些激动，“大人可曾见过常人能有这么大的玉珠吗？这次的货都是用楚国、齐国的上等黄绢包裹住的，好几件青铜樽上还有铭文，岂能有假？小的在邯郸城里有妻小、田宅，岂敢拿自家性命开玩笑？”吕陶公信誓旦旦地说道：“如今齐国、楚国都被打得七零八落，国都沦陷，真不知有多少旷世珍宝已毁于兵火战乱啊。若不是有那些不怕死的商人们，每每随军而行，从那些逃难的宗室亲贵、抢掠烧杀的军将士兵们手中收购这些珍贵之物，这些物华天宝只怕也难逃厄运。”吕陶公一边说一边拿眼看缪贤，见缪贤已是颌首动容，又接着说道：“如今天下还唯有赵国国泰民安，四境安宁。邯郸城已是天下第一繁华之地，商贾云集，财货如山。听说赵王又新建了悦台宫，这些从齐、楚流落出来的王族社庙的珍奇异宝，正好可以充作赵王宫室之用。在下留心收购的这些上等之物，件件珍奇，样样珍贵，赵王、娘娘见了一定会欢喜异常。”

缪贤见吕陶公说得天花乱坠，早已动了心思，可话却仍然滴水不漏：“真要是能博得赵王欢心就好，若再是破烂之物，只当心别惹祸上身。”

果然厉害！也难怪邯郸城里的商人们对赵王这个缪大总管是既敬又怕。吕陶公眉头直跳，嘴上应道：“那是，谁敢在邯郸城里欺蒙大人呢？缪大人，这是清单，请您挑吧。”

缪贤接过吕陶公递过来的一卷帛书，展开来，只见上面写着些什么齐国、楚国的陶器、青铜爵樽、鲁帛绣画、金玉簪、玉琮、玉璜、玉璧、玉圭、嵌玉

铜镜、玉柄宝剑、玉组佩等，都是些常见之物，面无表情地收了，“待我回了赵王、娘娘，再叫人看看吧。”又道，“这些东西赵王宫里随处都有，可有什么上好的东西，像殷玉人、玉器，或是楚国的和氏璧、魏国的结绿？对了，吕陶公常年经商玩玉，可听说过和氏璧的下落？”

吕陶公心想：这么好的玉珠送给你了，还想要什么好的东西，世上哪有那么多珍奇异宝之物！“缪大人，单上所列，看名录虽是平常，但确都是齐、楚两国宗室之物。若非齐、楚遭此大劫，只怕外人永远也难见到。大人所问和氏璧，在下虽时时留心，但从无听到半点踪影。大人可听说些什么了？”

缪贤嘴角滑过一丝笑容：“哪里有什么消息，只是想当年那大胆窃贼，竟能当作百余宾客之面，从防范甚严的楚国令尹昭阳府中将与和氏璧偷去，总得换了金钱吧，怎就从那后毫无消息呢？”

“大人说的是，在下看也许就是昭阳的那些宾客偷去了，收藏在自己府里，或是哪个识货之人，收了后珍藏起来，只传后人，故外人如何得以知晓。”吕陶公分析道。

“可这次楚国、齐国齐遭秦国破国亡宗的，多少王公贵戚不是家破人亡的，那和氏璧不知落入何处？”缪贤若有所思地说道。

吕陶公揣摸着缪贤的话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大人所虑真是，但愿那和氏璧不被战火所毁，不然，可是天下一大憾事啊。”

“这和氏璧是怎样的一块玉璧，缘何传言如此珍奇？”缪贤好奇地问道，“可像我这玉璧吗？”说罢，将自己腰里的玉璧解下来放到桌上。

吕陶公将那玉璧拿起，仔细端详。那玉璧乃是一块质地上好的墨绿玉璧，略略有些杂色，一面是谷纹，一面是云雷纹，刻制精细平整，三指宽大，足有两枚刀币厚。吕陶公赞道：“大人这玉璧也是罕见珍玉，价值不下百金。不过和氏璧虽名叫‘璧’，其实并非当今常人所言的‘璧’形制式。据上辈们所说，这和氏璧乃是一块坚固无比、通体碧绿的玉块。当年楚人卞和献此玉给楚文王，匠人理去玉璞，得到这块玉，却再怎么也雕琢不动了，又见这玉方正规矩，便不敢再雕琢。玉被理出玉皮后，也就可以称之为‘玉璧’，所以楚王便命之为‘和氏璧’。传之后人，习惯自然，仍称作‘和氏璧’，却不是现今这样圆中带孔的形制，实则是一浑然天成的碧绿四方玉块。曾言楚王后辈也曾有将它治成玉璧、玉琮、玉圭之意，但见其晶莹剔透，浑然天成，若随意雕琢，也会有诸多损坏，终不忍为之，故一直是一块方块玉体传世后人。听说这和氏璧正视无色透明，能看得见手纹，侧视则通体碧绿，毫无杂色、瑕疵，冬温夏凉，放在座旁，能驱避蚊虫、蛇蝎。这些都是传言，也不知是真是假呢。”

“哦，今日若不听吕陶公这一席话，我还以为和氏璧也是一块圆玉璧呢。

如若不知，只怕是真和氏璧到了眼前，也不知晓，买椟还珠，那可就亏大了。这和氏璧尚是一块方玉，又不能带在身上，有什么好。如果哪天我得到了，一定将它制成玉璧带在身上才风光呢。”缪贤晃着圆脑袋，打了个长哈欠说道。吕陶公听他这么说，心想：如果到了你缪贤手里，不知要糟蹋了多少良玉成灰粉之末，那可真是明珠暗投了。

吕陶公见缪贤有了倦意，知趣地告退出来。吕陶公走了，缪贤又似乎余兴未尽，将两个玉珠在手中把玩了好一阵子，刚要起身回后房，隐隐约约又听见院门被撞得直响，便停住脚步，听见蔺相如开门训斥道：“何人？竟这么粗鲁？”

那人从相如的腋下钻进来，像是有人在追赶似的。“在下黄垠，我找你家主人缪大人。”

“你也等我通报一下再进来呀。”相如道。黄垠可不顾相如阻拦，拉扯着闯到厅堂，见着缪贤“扑通”一声叩头不止。

缪贤心有不喜，拉长着脸道：“怎么啦？”

黄垠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，矮胖身材，有些浮肿的泡眼皮下，一双死鱼白眼无精打采，一身衣服前襟短、后襟长，腰间飘着系玉的红丝带，而佩玉显然是断了。黄垠家原本也是邯郸城里数一数二的富商，然而到他手里，便没落了。这个黄垠是个风流坏子，最喜欢寻花问柳，整天浸淫在烟花销金巷里，又不生事业，便是金山银山也虚耗不起呀！更何况邯郸城又来了吕陶公这样的玉商同行，黄垠又如何能竞争得过？这一两年，邯郸城里不知从哪刮来一股子赌博风气，斗鸡耍子，投壶掷箭等等不一而足。黄垠被几个街混混拉下了水，开始是有输有赢，到后来可就不知为何，一连半年，黄垠从未赢过。这黄垠输红了眼，全不顾身家性命，不但将家里能拿出来的钱全都输掉了，还欠下了一大笔屠驹的高利贷，这不被屠驹追得连家也回不了。今天早上，听见屠驹那伙人来敲门，连忙从后门溜了出来。满邯郸城里，也不知该往何处。走不多远，又被屠驹那伙人发现，只得慌不择路地东躲西藏。逃到缪贤家门，才发现自己已被屠驹的人堵住了去路，进退不得，只得闯开缪贤的家门进来。

“拜见缪大人。”黄垠气还没喘匀，浊声浊气说道。

缪贤见黄垠那一副落魄相，鼻孔里哼了声，算是回答。漠然良久，问道：“你来干吗？”

“我，我，没什么，来、来看大人。”黄垠支支吾吾，不肯直说。

“哦，难得你有这份心。”见黄垠如此畏畏缩缩，若是平时缪贤早要开骂了，今天刚收了吕陶公两个玉珠，心情尚好的缪贤打了个哈欠，“本官才从赵王宫里回来，困了。相如，送他走。”说罢欲起身。

“呃，呃，在下听说赵王要购置玉玩，承蒙大人关照，小的有些玉器看大人能否收下。”黄垠怕自己被送出去，连忙央求道。

缪贤仍是满脸漠然的神情：“哼，上次的玉柄剑可害惨了我，你的那些宝贝还是留着你自己陪葬用吧。”缪贤没好气地说道。说到玉柄剑，黄垠心里就难受。前些年黄垠卖了一把玉柄剑给赵王，赵王那日舞着玩，没使几下，玉柄就脱落了。赵王很扫兴，喝问缪贤是怎么回事。缪贤支支吾吾说是一把旧剑，才蒙混过去，回头把黄垠骂了个狗血淋头。此后一两年里，缪贤就大部分都到吕陶公处采购，几乎与黄垠断了生意往来。黄垠一想起这事，心里就十分懊恼。可一触到自己怀中的宝物，黄垠有些硬气起来，说道：“缪大人，都怪小的一时糊涂，不过今天小的确实是有一件上好的传家宝要卖给赵王。也是这些年生意每况愈下，这几天内人又病急，不得已才拿出来。小的寻思，这宝贝非平常之物，也该有个正经去处，所以来拜见大人。”黄垠一边说，一边拿眼光看缪贤，可是今天的缪贤全没有往日那副一听见“珍奇玉玩”，就像苍蝇见到血似的渴求神情。

“宝贝？”缪贤刚得到两颗黑白玉珠，像是刚吃过山珍海味的食家，此刻食欲全无，“什么宝贝呀，今日吕陶公来也说得了什么齐王、楚王的宝贝要卖给赵王，可拿出来看，不过还是些平常的破烂石头。你们这些个商人，恨不得将石头都当作金子卖。”

“缪大人，”黄垠有些急，“那吕家全靠卖假货赚钱坑人，我黄垠可从没有他那么多的花巧。在下的这个传家之宝，若是大人为赵王购得，赵王一定会给大人重奖。小的别无他求，只希望能卖千金就行了。”

千金？缪贤心里冷笑，今日这黄垠发什么神经，什么宝贝能值得千金？这几年谁不知你黄垠的家业破落，早就拿不出几件像样的东西了，还有什么价值千金之物？缪贤打着哈欠道：“这几年秦国占了赵王三城，如今每年置办弓箭、车马，蓄积军粮，尚缺金少银的，哪还能拿出千金来买这些玉玩？别说千金，就是百金，赵王也不会随随便便拿出来的。”

黄垠如何能沉得住气，咬了咬嘴唇，一字一句说出来：“大人听说过‘和氏璧’吧？”

那声音并不高，可缪贤像是被针扎了一下的毛毛虫，顿时全身神经亢奋。刹那间，他眼里那贪婪的目光像刀子一样，盯得黄垠有些心慌。“和氏璧？”

“对，和氏璧。”黄垠迎着缪贤的目光，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黄帛布包来，一只手托住，一只手将帛布打开，一樽拳头般大的绿方玉呈现在缪贤面前。只见那方玉通体翠绿欲滴，全无半点瑕疵，正视又变成了透明无色，看得见下面的黄帛布，与吕陶公来说的竟完全一样，缪贤惊呆了。

“缪大人，这可值得千金吧。”黄垠低声说道：“此玉家父一再严嘱为吾家的祖传之宝，只传后人，决不可示人，更不可沽与他人，但眼下小的迫于无奈，不得不卖千金，以解燃眉之急啊。大人，别说千金，就是三千金也值啊。”

缪贤不做声，心里默默盘算着，若论价钱，这和氏璧的确莫说三千金，就是五千金也值。可一下子拿出千金来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缪贤有些犯难。试探问道：“如今战乱频频，物贱金贵，能卖千金已很不错了，能不能分两次付给你。”

“不行啊。在下若不是急着用钱，也不会这么便宜卖了。”黄垠坚持道。

缪贤两眼看着黄垠手中的和氏璧：“这就难了，如今就是赵王一下子拿出千金来也不可能，更别说邯郸城里一般人家。你干吗非得一下子要这么多钱？”他伸手想拿过来，黄垠却机警地连忙收紧。缪贤小圆眼睛顿时鼓得像鱼泡一样，瞪着黄垠。

黄垠紧张得冒冷汗，不敢看缪贤那幅贪婪的样子。恰在这时，相如进来对缪贤说道：“大人，有些三不四的人守在门外，不知是为何事。”

“哦，你叫缪愚去看一下。”缪贤不耐烦道。黄垠晃动了一下身子，好似更加紧张。

不一会儿，缪愚进来报道：“没事，是屠驹带着几个人在外面，说是等一个朋友。”

“哦，等一个朋友？叫他进来，我正有事要找他。”缪贤吩咐道。

黄垠听了紧张起来，阻止道：“缪大人，别，别叫他进来。”

缪贤盯着黄垠，冷笑道：“这又为何？”

黄垠脸色也白了，看来今天是躲不过了，哭丧着脸道：“缪大人，我今日来卖和氏璧，已是无奈，如果得不到千金，这和氏璧就会被屠驹那厮抢了去。来的时候，小的发现屠驹的人已经盯上了我，一直跟到大人府门外来了。”

“哦？青天白日，屠驹敢强抢你？他知道你有和氏璧？”缪贤一连问道。

“不是。都怪小的一时昏了头，上了他的当。”黄垠顾不得细想，将自己一年前如何被这伙人拉下赌博的浑水，又如何被逼着借了他们的高利贷，以至于弄到今日这地步，一五一十地讲给缪贤听。

听完黄垠的哭诉，缪贤心里乐坏了，但面上却仍毫无表情道：“这就难了，我这只能给你三百金，你若嫌少，我帮不了你。你去问问看，邯郸城里有哪家能立马给你千金的？”

黄垠厚着脸皮央求道：“缪大人，你管着赵王宫的内府，拿出千金应当不难。若说这邯郸城里，连赵王和你都拿不出千金，还有谁能拿得出？大人你今日一定得救我一把。屠驹头一个月前把小的带到常山里，当着面将一个人的手

脚给砍断了。小的今日若落到他们手里，只怕连命也保不住啊。”

缪贤鄙夷地看着这个败家子，故作怜悯说道：“你呀，好端端的，为何要去同他们混在一起。我看你也是一个本分人，今日我给你三百金，你欠屠驹的钱，就由他来找我，你看这样行吧。若不然，我也帮不了你。”

黄垠根本不是来找缪贤，只因被屠驹那伙人追得无路可走，这才慌不择路地敲开缪贤的家门。病急乱投医，现在又没有了退路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好一切听缪贤的安排，仍不放心问道：“这，屠驹能放过在下吗？”

“我试试看。这个屠驹头在邯郸城里也是出了名的天不怕、地不怕的主。只是，你有这和氏璧他不知道吧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黄垠肯定地说道。

“若不知道，还好办，这可不能走漏了风声啊。”缪贤叮咛道，“你先回避一下，待我同屠驹谈谈。若成，你就出来一同讲清楚。若不成，再想办法吧。”缪贤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热心来。吩咐相如将黄垠带到后面藏起来，又叫缪愚将屠驹叫进来。

缪贤站起身子，等着屠驹走到跟前来施礼。屠驹个头高大，走路两手横甩，直到缪贤面前跪下施礼道：“大人安好。”那声音像是从破罐子里发出来一样，闷声闷气的。

“你还记得我？今日到了门口也不进来？”缪贤威严地问道。

“大人救命之恩小的没齿难忘。只因大人是官身，小的身卑位贱，不敢冒犯大人神威。”

“那在外面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”

“没干什么，等一个朋友。”屠驹干巴巴地说道。

“没干什么？”缪贤阴阳怪气狞笑道，“平日里你欺行霸市，设局聚赌，这些小事也还罢了。这次西山冶铁坊出的命案，听司寇大人讲此事与你有关，问我要不要查，我还没有回话呢。若没有，那就让司寇大人查个水落石出。你可要对我讲实话。”缪贤瞪着圆眼睛，盯着屠驹，直看得他有些不自在。

屠驹一听西山的事，浑身冒冷汗，哪还敢抬头看缪贤：“小的一切求大人做主。”

缪贤见屠驹已经没有了底气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就说今日之事，你在等黄垠吧！赵王吩咐在下寻他一个月了，没想到竟被你逼得四处躲藏，无处存身。今日到了我这里，你又尾随跟踪他而至，你胆子真不小啊。”

“大人，他欠着小的千金呢。”屠驹有气无力。

“我都知道啦。”缪贤拉长声音，“他才欠你三百金，你的利钱就滚到了千金，不怕官府抓你去充军戍边？”

屠驹垂头丧气，耷拉着脑袋不吱声。

缪贤话锋一转，声色俱厉：“如今黄垠是赵王要使唤的人，他若告到赵王那里，连我也救不了你。谁不知他家曾是邯郸城里第一玉商，赵王宫里每年都要从他那里购买不下千金的玉器珍玩，连官府、我这里都还欠着他的钱呢。前个月他又给赵王寻来两颗玉珠，赵王十分喜欢，这不要赏他官职呢。今日我先替他你还你三百金，你可不能再逼他。若嫌不够，尽管来找我要就是，这样可以吧？”

屠驹虽不敢讨价还价，但心有不甘，瓮声瓮气道：“小的岂敢要大人的钱？”

“你呀不能再这么瞎混下去啦。现邯郸城里的市者有出缺，你若愿意，我帮你去打个招呼，怎么样？”

一听自己还能当上市者的官差，而且还是人人眼红的市者，管着三五条街的赋税，今后敲诈勒索也就更名正言顺了，屠驹满心欢喜，连连点头：“小的一切全由大人做主。”

“这一百金你先拿去，另两百金三日后我再给你。”缪贤从衣袖里掏出百金给屠驹。屠驹有些犹豫，见缪贤那副认真的样子，也就收下了。

缪贤吩咐家人将黄垠带出来与屠驹相见。不一会儿，黄垠诚惶诚恐地被领进来，见屠驹一副老老实实的样子，他才略放下些心。

“哼。”缪贤清了清嗓子，漠然说道，“黄垠，我已与屠驹头给你讨了个人情，你欠他的钱由我代你还上，今后他不会再找你麻烦了。”

“岂敢，岂敢。”屠驹不自然地笑道，“小的一切听大人的。”又想到黄垠也是赵王要委以官职的人了，只怕将来还会管着自己，又有些不安，厚着脸皮赔笑道：“在下多有得罪，还望包涵。”

黄垠想起常山那血淋淋的一幕，心有余悸，脸上一丝笑容也挤不出来。

“没事啦，屠驹你先回去吧。”缪贤轻松愉快地说道。

“小的告辞了。”屠驹冲缪贤、黄垠伏身施礼，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来离去。

缪贤如释重负，长吁一口气。

“黄垠拜谢大人。”黄垠回过神来拜身在地谢道。

“咳，这个屠驹真难打发。”缪贤似乎不胜其烦地说道：“我跟他谈赵王宫、我这里还欠着你的钱，他这才同意从我这里拿钱呢。黄垠呀，你那宝贝玉就留在我这里，我给你五百金，连屠驹的千金，我也要花千五百金了，这样行了吧。”

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黄垠还能有什么不同意的，腆着脸道：“今日多谢缪大人相助。如果屠驹再来，我就来求大人相助。”